

戰國策

 華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华夏国学经典文库【全文解读本】

經典
珍藏

战国策正宗 下

杨子彦 著

华夏国学经典文库（全文解读本）

珍藏典

战国策正宗 下

杨子彦 著

戰
國
策



華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卷十九 赵策二

苏秦从燕之赵

苏秦从燕之赵^①，始合从^②，说赵王曰^③：“天下之卿相人臣，乃至布衣之士^④，莫不高贤大王之行义^⑤，皆愿奉教陈忠于前之日久矣^⑥。虽然，奉阳君妒^⑦，大王不得任事^⑧，是以外宾客游谈之士^⑨，无敢尽忠于前者。今奉阳君捐馆舍^⑩，大王乃今然后得与士民相亲，臣故敢献其愚，效愚忠。为大王计，莫若安民无事，请无庸有为也^⑪。安民之本，在于择交。择交而得则民安；择交不得则民终身不得安。请言外患：齐、秦为两敌，而民不得安；倚秦攻齐，而民不得安；倚齐攻秦，而民不得安。故夫谋人之主，伐人之国，常苦出辞断绝人之交，愿大王慎勿出于口也。”

【译文】 苏秦从燕国来到赵国，开始宣传合纵之策，游说赵王说：“普天之下的卿相臣子，乃至平民百姓，无不认为大王德高望重，长期以来都愿意到您面前来领受教诲表示忠诚。虽然如此，奉阳君嫉妒贤能，大王不得亲理政事，所以疏远宾客和游说之士，无人敢到您面前尽忠效力。如今奉阳君已经离开人世，大王从今以后能够和士人百姓接近，我才敢来进愚见，效愚忠。为大王着想，不如安抚百姓，无为而治。安抚百姓的根本，在于选择友邦。友邦选择得当百姓就安定；选择不当则百姓终身不得安宁。请允许我谈谈外患：齐、秦两国为赵国的两大仇敌，而百姓不得安宁；倘若依靠秦国攻打齐国，百姓不得安宁；依靠齐国攻打秦国，百姓也不得安宁。所以那些谋害别国君主，攻打别国的人，常常口出恶言断绝与别国的外交，希望大王千万谨慎，不要说这样的话。”

【注释】 ①苏秦从燕之赵：根据《史记·燕世家》：“文公二十八年，苏秦始来见说文公，文公予车马金帛以至赵，赵肃侯用之，因约六国为从长。”此事发生在赵肃侯十六年，即公元前334年。 ②合从：南北为纵，即燕、赵、魏、韩、齐、楚六国联合攻打西部秦国的策略。 ③说：游说，劝说。赵王：赵肃侯，公元前349～前326年在位。 ④布衣：指平

民百姓,没有做官的知识分子也称作布衣。 ⑤高贤:尊崇。 ⑥奉教:领教,受教。

⑦奉阳君:李兑,赵武灵王、惠文王时臣子,在赵国执政。 ⑧任事:执掌国家大事。

⑨外:疏远。 ⑩捐馆舍:抛弃馆舍,旧时对死亡的讳称。 ⑪无庸:不用,不要。

“请屏左右^①,白言所以异阴阳而已矣^②。大王诚能听臣,燕必致氈裘狗马之地^③,齐必致海隅鱼盐之地^④,楚必致橘柚云梦之地^⑤,韩、魏皆可使致封地汤沐之邑^⑥,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。夫割地效实,五伯之所以覆军禽将而求也^⑦;封侯贵戚,汤、武之所以放杀而争也^⑧。今大王垂拱而两有之^⑨,是臣之所以为大王愿也。大王与秦^⑩,则秦必弱韩、魏^⑪;与齐,则齐必弱楚、魏。魏弱则割河外^⑫,韩弱则效宜阳^⑬。宜阳效则上郡绝^⑭,河外割则道不通,楚弱则无援。此三策者,不可不熟计也。夫秦下轲道则南阳动^⑮,劫韩包周则赵自销铄^⑯,据卫取淇则齐必入朝。秦欲已得行于山东^⑰,则必举甲而向赵。秦甲涉河逾漳,据番吾^⑱,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^⑲。此臣之所以为大王患也。

【译文】“请屏退左右的人,让我说明合纵、连横的利弊。大王果真能听信我的主张,燕国一定献出盛产氈裘狗马的土地,齐国必定献上盛产鱼盐的土地,楚国一定割让盛产橘柚的云梦之地,韩国、魏国都会献上自己的封地和天子赏赐的汤沐邑,您的亲戚家人都可以封侯得地。割取土地和取得财物,是五霸损兵折将来追求的;让亲戚家人得到封侯,是商汤流放夏桀、周武王杀殷纣王来争取的。如今大王毫不费力就可以得到这两种好处,这就是我为大王打算的。大王联合秦国,则秦国一定削弱韩国、魏国;联合齐国,则齐国一定会削弱楚国、魏国。魏国削弱就得割让河外,韩国削弱就得献出宜阳。献出宜阳,赵国上党就被隔绝;割让了河外,道路就会被切断;楚国被削弱了,赵国就孤立无援。以上三种计策,不可不仔细考虑。秦国攻下轲道,南阳就会陷入危急,劫持韩国包围周王室,赵国就会被削弱,占据卫国攻取淇水,齐国就一定对秦国称臣。秦国的贪欲在山东得以实现,就一定会发动军队攻打赵国。秦军渡过黄河,跨过漳水,占据番吾,那么两军必定在邯郸城下交锋。这是我替大王忧虑的事情。

【注释】 ①屏:屏退,回避。 ②白:明。阴阳:纵横,即合纵、连横。 ③氈:毡,毛毡。裘:毛皮。 ④海隅:海边。 ⑤云梦:云梦泽,跨今湖北省长江南北,江北为云,江南为梦。 ⑥汤沐之邑:按周朝制度,诸侯朝见天子,天子赐以王畿以内封邑,供诸侯住宿和斋戒沐浴,称为汤沐邑。后来皇帝、皇后、公主等收取赋税的私邑也称汤沐邑。 ⑦五

伯：春秋五霸。覆：败。禽：通“擒”。⑧汤、武之所以放杀而争也：商汤为商朝开国君王，本为夏朝诸侯，夏桀暴虐，商汤起兵伐桀灭夏，将桀流放于南巢。周武王率军讨伐商朝末代暴君商纣王，纣王兵败，自杀而死。放：指流放夏桀。杀：指杀死纣王。⑨垂拱：垂衣拱手，指轻易，毫不费力。⑩与：联合。⑪弱：侵略，削弱。⑫河外：今河南省西北部黄河以南地区。⑬效：致，献。宜阳：今河南省洛宁县。⑭上郡：赵国上党，在今山西省东南部。⑮下：攻克，拿下。轵道：今河南省济源县东南。南阳：太行山以南，黄河以北，在今河南省获嘉县一带。动：动乱，危急。⑯销铄：熔化金属，指削弱。⑰山东：崤山以东，指秦国以外其他诸侯国。⑱番吾：在今河北省邯郸南七十里，为秦国越过黄河、漳河到邯郸的必经之地。⑲邯郸：赵国都城，即今河北省邯郸市。

“当今之时，山东之建国^①，莫若赵强。赵地方二千里，带甲数十万^②，车千乘^③，骑万匹，粟支十年；西有常山^④，南有河、漳^⑤，东有清河^⑥，北有燕国。燕固弱国，不足畏也。且秦之所畏害于天下者^⑦，莫如赵。然而秦不敢举兵甲而伐赵者，何也？畏韩、魏之议其后也^⑧。然则韩、魏，赵之南蔽也^⑨。秦之攻韩、魏也，则不然。无有名山大川之限，稍稍蚕食之，傅之国都而止矣^⑩。韩、魏不能支秦，必入臣。韩、魏臣于秦，秦无韩、魏之隔，祸中于赵矣^⑪。此臣之所以为大王患也。

【译文】“如今，崤山以东的诸侯国，赵国最为强大。赵国土地方圆两千里，战士数十万，战车千辆，战马万匹，粮食足够支撑十年；西面有恒山，南面有黄河、漳水，东边有清河，北面有燕国。燕国本来就是一个弱小的国家，不值得畏惧。况且秦国在天下诸侯各国之中，最畏惧忧虑的就是赵国。然而秦国不敢发动军队攻打赵国，为什么呢？担心韩国、魏国切断他们的后路。那么韩、魏两国等于是赵国南面的屏障。秦国攻打韩国、魏国，则不是这样。没有名山大川的阻隔，秦国只要一点点地吞并它们，逼近它们的国都就可以了。韩、魏两国不能抵抗秦国，一定会入朝称臣。韩、魏两国臣服秦国，秦国没有了韩、魏两国的阻隔，灾祸就要降临到赵国的头上了。这是我替大王忧虑的事情。

【注释】①山东：崤山以东的黄河流域。②带甲：将士。③乘：一车四马为一乘。

④常山：今山西恒山。⑤河：黄河。漳：漳河。⑥清河：即济水。⑦畏害：畏惧，担心。⑧议：谋，图谋。⑨蔽：屏障。⑩傅：近，逼近。⑪中（zhòng）：受到，降临，及。

“臣闻尧无三夫之分^①，舜无咫尺之地^②，以有天下。禹无百人

之聚^③，以王诸侯^④。汤、武之卒不过三千人^⑤，车不过三百乘，立为天子。诚得其道也。是故明主外料其敌国之强弱，内度其士卒之众寡、贤与不肖^⑥，不待两军相当^⑦，而胜败、存亡之机节固已见于胸中矣^⑧。岂掩于众人之言^⑨，而以冥冥决事哉^⑩！

【译文】“我听说尧连三百亩土地也没有，舜连一尺土地都没有，却拥有了天下。禹连百人的村落都没有，却成为诸侯之王。商汤、周武王的士兵都不过三千人，战车不过三百辆，却被拥立为天子。他们诚然是治理有方。所以英明的君主对外能够估计敌国的强弱，对内能够揣度士兵的多少、好与不好，不等两军较量，胜败存亡的种种情况就已经了然于胸了。怎能被众人的种种说法蒙蔽，糊里糊涂地决断大事呢！

【注释】 ①尧：传说为古代明君。三夫之分：三百亩土地的地盘。夫：百亩为夫。分：指地盘。 ②舜：传说为古代明君。咫尺：指很小，几乎没有。咫：古代八寸。 ③禹：传说为古代明君。聚：村落。 ④王：动词，成为诸侯之王。 ⑤汤、武：商汤、周武王。

⑥度：揣度，估计。 ⑦当：敌，较量。 ⑧节：衍文。 ⑨掩：蒙蔽。 ⑩冥冥：糊里糊涂。

“臣窃以天下地图案之^①，诸侯之地五倍于秦，料诸侯之卒，十倍于秦。六国并力为一，西面而攻秦，秦破必矣。今见破于秦^②，西面而事之，见臣于秦。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，臣人之与臣于人也，岂可同日而言之哉！夫横人者^③，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与秦成^④。与秦成，则高台榭、美宫室，听竽瑟之音^⑤，察五味之和^⑥，前有轩轅^⑦，后有长庭^⑧，美人巧笑。卒有秦患^⑨，而不与其忧。是故横人日夜务以秦权恐独诸侯^⑩，以求割地。愿大王之熟计之也。

【译文】“我拿天下地图考察，六个诸侯国的土地是秦国的五倍，士兵大概是秦国的十倍。假如六个诸侯国团结一致，向西攻打秦国，秦国必然灭亡。如今各个诸侯国竟被秦国击破，向西去服事它，向秦国臣服。击破秦国和被秦国击破，使秦国臣服和臣服秦国，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！那些鼓吹连横的人，都想要割让各诸侯国的土地来与秦国和解。假如与秦国和解，他们便可以高筑台榭，装饰宫室，欣赏音乐，品尝佳肴，前有轩轳车，后有长庭宫，沉迷于美人的笑貌之中。一旦秦国带来祸患，他们却不分担忧愁。所以鼓吹连横的人日日夜夜以秦国的权势来威吓诸侯，以便让诸侯割让土地。希望大王仔细考虑这个情况。

【注释】 ①案:考察,检察。 ②见:被。 ③横人:主张连横之策的人,即崤山以东的诸侯国和西面的秦国联合攻打其他诸侯国。 ④成:讲和。 ⑤竽:古簧管乐器。瑟:古弹拨乐器。 ⑥察:辨别,品尝。 ⑦轩辕:舆车。 ⑧长庭:指后宫美人居住场所。 ⑨卒:通“猝”。 ⑩恐獨(hè):恐吓。

“臣闻,明主绝疑去谗^①,屏流言之迹^②,塞朋党之门^③,故尊主广地强兵之计,臣得陈忠于前矣。故窃为大王计,莫如一韩、魏、齐、楚、燕、赵六国从亲^④,以倝畔秦^⑤。令天下之将相,相与会于洹水之上,通质刑白马以盟之^⑥,约曰:秦攻楚,齐、魏各出锐师以佐之,韩绝食道,赵涉河、漳^⑦,燕守常山之北^⑧。秦攻韩、魏,则楚绝其后,齐出锐师以佐之,赵涉河、漳,燕守云中^⑨。秦攻齐,则楚绝其后,韩守成皋^⑩,魏塞午道^⑪,赵涉河、漳、博关^⑫,燕出锐师以佐之。秦攻燕,则赵守常山,楚军武关^⑬,齐涉渤海,韩、魏出锐师以佐之。秦攻赵,则韩军宜阳^⑭,楚军武关,魏军河外^⑮,齐涉渤海^⑯,燕出锐师以佐之。诸侯有先背约者,五国共伐之。六国从亲以倝秦,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关以害山东矣!如是则伯业成矣^⑰!”

【译文】“我听说,英明的君主能够打消疑虑,不听信谗言,抵制流言飞语,堵塞结党营私之门,所以提高君主地位、扩大疆域、加强兵力的计策,我得以当面在大王面前陈述。所以为大王考虑,不如把韩、魏、齐、楚、燕、赵六国结为联盟,合纵亲善,共同对抗秦国。命令天下诸侯的将相,一起到洹水那里聚会,互派人质,杀白马结成联盟,约定:如果秦国攻打楚国,齐、魏两国分别派出精锐部队去助战,韩国断绝秦国的运粮道路,赵国越过黄河、漳水援战,燕国守卫恒山的北面。假如秦国攻打韩国、魏国,楚国就从后面切断秦国后路,齐国派出精锐部队来助战,赵国越过黄河、漳水援战,燕国守卫云中一带。假如秦国攻打齐国,楚国就断绝它的后路,韩国镇守成皋,魏军堵住午道,赵军越过黄河、漳水、博关,燕国出精锐部队来助战。假如秦国攻打燕国,那么赵国镇守恒山,楚军驻扎武关,齐军渡过渤海,韩、魏两国派出精锐部队来助战。秦国攻打赵国,则韩军驻扎宜阳,楚军镇守武关,魏军驻扎河外,齐军越过渤海,燕国派出精锐部队来助战。诸侯有先背弃盟约的,其他五个诸侯国共同来讨伐它。六国合纵亲善来对抗秦国,秦国一定不敢出兵函谷关来侵害山东六国!如果这样霸业就成功了!”

【注释】 ①绝:无,不。去:摒弃,去除。 ②屏:除去,抵制。 ③朋党:为私利勾结起来的集团,排除异己,党同伐异。 ④一:联合。 ⑤倝:通“倝”。畔:衍文。 ⑥通质:

交换人质。刑：杀。 ⑦涉：渡过。河、漳：黄河、漳水。 ⑧常山：山西恒山。 ⑨云中：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与托克托之间。 ⑩成皋：在今河南省荥阳县。 ⑪午道：今山东省聊城西北。 ⑫博关：今山东省博平西北。 ⑬武关：今陕西省商南县东南，河南省浙川西北。 ⑭宜阳：今河南省洛宁县。 ⑮河外：今河南省西北部黄河以南地区。 ⑯渤海：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作“清河”。 ⑰伯业：霸王之业。伯：同“霸”。

赵王曰：“寡人年少，莅国之日浅^①，未尝得闻社稷之长计。今上客有意存天下^②，安诸侯，寡人敬以国从。”乃封苏秦为武安君，饰车百乘，黄金千镒^③，白璧百双，锦绣千纯^④，以约诸侯。

【译文】 赵王说：“寡人年轻，亲政的时间很短，不曾听说治理国家的长远大计。如今您有意保卫天下，稳定诸侯，寡人愿意合纵，与五国结盟。”于是封苏秦为武安君，赏赐华美的车子一百辆，黄金两万两，白璧一百双，锦绣一千匹，去联合其他诸侯。

【注释】 ①莅国：在位，执掌国政。 ②上客：贵客。 ③镒：黄金二十两（一说为二十四两）为一镒。 ④纯：绸帛一匹为一纯。

秦攻赵

秦攻赵，苏子为谓秦王曰^①：“臣闻明王之于其民也，博论而技艺之^②，是故官无乏事而力不困^③；于其言也，多听而时用之，是故事无败业而恶不章^④。臣愿王察臣之所謁^⑤，而效之于一时之用也^⑥。臣闻怀重宝者，不以夜行；任大功者，不以轻敌。是以贤者任重而行恭，知者功大而辞顺^⑦。故民不恶其尊^⑧，而世不妒其业。臣闻之：百倍之国者^⑨，民不乐后也；功业高世者，人主不再行也^⑩；力尽之民，仁者不用也；求得而反静，圣主之制也；功大而息民，用兵之道也。今用兵终身不休，力尽不罢，赵怒必于其已邑^⑪，赵仅存哉！然而四输之国也^⑫，今虽得邯郸^⑬，非国之长利也。意者，地广而不耕，民羸而不休，又严之以刑罚，则虽从而不止矣。语曰：‘战胜而国危者，物不断也^⑭。功大而权轻者，地不入也。’故过任之事^⑮，父不得于子；无已之求^⑯，君不得于臣。故微之为著者强，察乎息民之为用者伯，明乎轻之为重者王。”

【译文】 秦国攻打赵国，苏秦为赵国对秦王说：“我听说英明的君主对于他的人民，广泛地选拔，根据他们的技能加以任用，所以官员各尽其能，都能胜

任职守；对于民众的言论，多方面听取并善于采纳，所以国家的各项事业没有失败，过失不会太大。希望大王考察我陈述的主张，在实践过程中加以检验。我听说怀揣珍宝的，不走夜路；胜任大事的，不对敌人掉以轻心。所以贤能的人责任重大而行为恭谨，智慧的人功劳大而言辞谦逊。所以百姓不反感他位居高位，世人也不妒忌他的功业。我听说：土地广大的国家，百姓不希望再有战争的困扰；建立了卓越功业的国家，君主不想再烦劳百姓；筋疲力尽的百姓，仁慈的君主不会再役使；谋求成功而不去烦劳百姓，这是圣明的君主用的办法；功绩巨大而让百姓休养，这是用兵的方法。如今用兵永无终止，百姓力尽还不罢休，恼怒赵国，一定要把赵国变成自己的领地。这样，赵国也就所剩无几了！然而赵国作为一个四通八达的国家，如今即使得到，对于秦国也不是长远的利益。或者，土地扩大了却不得耕种，百姓疲困却得不到休养，又用严厉的刑罚惩罚他们，那么他们即使表面服从，反抗也不会停止。常言说：‘打了胜仗国家反而危险，是因为战争不断。功劳巨大政权反而不稳，是因为土地还没有真正为自己所有。’所以错误的事情，父亲也不能强迫儿子；没有止境的追求，君主不能要求臣子。因此见到微小迹象就能知道发展趋势，可以使国家强盛；懂得使人民休息，善用民力，不致疲竭的，可以称霸于诸侯；知道积累轻微而至于举足轻重这个道理的，可以建立王业。”

【注释】 ①苏子：苏秦，说客，谋士。 ②论：择，选拔。技艺：用作动词，根据技能加以任用。 ③困：穷，尽。 ④恶：过错。章：通“彰”，明显。 ⑤谒：说。 ⑥效：检验，验证。 ⑦知：通“智”。 ⑧恶：憎恶，反感。 ⑨百倍之国：国土广大，是别国的百倍。 ⑩行：使，役使。 ⑪赵怒：怒赵，恼怒赵国。 ⑫四输之国：四通八达的国家。 ⑬邯郸：赵国都城，指赵国。 ⑭物：事，战事。 ⑮过任：错误的任务。 ⑯无已：没有止境。

秦王曰：“寡人案兵息民^①，则天下必为从^②，将以逆秦^③。”苏子曰：“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为从以逆秦也。臣以田单、如耳为大过也^④。岂独田单、如耳为大过哉？天下之主亦尽过矣！夫虑收亡齐、罢楚、敝魏与不可知之赵^⑤，欲以穷秦折韩，臣以为至愚也。夫齐威、宣，世之贤主也，德博而地广，国富而用民，将武而兵强。宣王用之，后富韩威魏^⑥，以南伐楚，西攻秦，为齐兵困于峭塞之上^⑦，十年攘地^⑧，秦人远迹不服^⑨，而齐为虚戾^⑩。夫齐兵之所以破，韩、魏之所以仅存者，何也？是则伐楚攻秦，而后受其殃也。今富非有齐威、宣之余也，精兵非有富韩劲魏之库也，而将非有田

单、司马之虑也^①。收破齐、罢楚、弊魏、不可知之赵，欲以穷秦折韩，臣以为至误。臣以从一不可成也。客有难者^②，今臣有患于世。夫刑名之家^③，皆曰‘白马非马’也^④。已如白马实马，乃使有白马之为也。此臣之所患也。

【译文】秦王说：“假如寡人按兵不动让百姓休养，天下诸侯一定会组织合纵联盟，用来对付秦国。”苏秦说：“我有理由来断定天下诸侯不能合纵来对抗秦国。我认为田单和如耳是大错特错了。岂止田单、如耳犯了大错呢？天下各诸侯国的君主也都错了！考虑联合破败疲弱的齐、楚、魏三国，以及存亡未知的赵国，来削弱秦国，打败韩国，我认为这是最为愚蠢的做法。齐威王和宣王，都是世上贤明的君主，德行广博，地域广阔，国家富强，百姓顺从，将军勇武而兵力强大。齐宣王利用这些条件，先后进逼韩国，威胁魏国，向南讨伐楚国，向西攻打秦国，秦国被齐军困在崤山与函谷关之间，齐国十年开拓疆域，秦人远避，但内心不服气，而齐国终究国土成为废墟，百姓伤亡惨重。齐军之所以被打败，而韩、魏两国还能够保存，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齐国讨伐楚国，攻打秦国，而在后来受到他们的祸害。如今诸侯没有齐威王、宣王那时富有，论兵力也没有当年韩、魏两国富强时那样的储备，而大将也没有田单、司马穰苴那样的谋略。联合破败疲弱的齐、楚、魏三国，以及存亡未知的赵国，想要削弱秦国，打败韩国，我认为这是极端错误的。我断定合纵一定不会成功。有客人指责我的主张，而我对于当今是有忧虑的。那些刑名学家，都说‘白马非马’。那些白马如果确实是马，必须有白马的行为。对我的指责就是诸如此类的诡辩，这是我所忧虑的。

【注释】①案兵：按兵不动。②从：合纵，其他六诸侯国联合对抗秦国。③逆：对抗。④田单：齐国大将，曾大破燕军，被封为安平君。如耳：先后在魏国、卫国、韩国为官。过：错。⑤罢：通“疲”。不可知：存亡不可知。⑥富：当作“逼”。⑦崤塞：指要塞崤山、函谷关。⑧攘：推，指开拓。⑨远迹：畏惧而远远地躲避。⑩虚戾：指战败后国土为废墟，百姓死伤惨重。⑪司马：司马穰苴，齐国人。虑：智谋，谋略。⑫难：指责。⑬刑名之家：战国时诸子百家之一，代表有惠施、公孙龙等。⑭白马非马：公孙龙的著名论题，“马”指马的形态，“白”指马的颜色，形态不同于颜色，所以白马非马。这在逻辑学上为典型的偷换概念，哲学上则是混淆事物的共性和个性。

“昔者秦人下兵攻怀^①，服其人^②，三国从之^③。赵奢、鲍佞将^④，楚有四人起而从之。临怀而不救，秦人去而不从^⑤。不识三国之憎秦而爱怀邪^⑥？忘其憎怀而爱秦邪^⑦？夫攻而不救，去而不从，是以三国之兵困^⑧，而赵奢、鲍接之能也。故裂地以败于齐^⑨。

田单将齐之良，以兵横行于中十四年，终身不敢设兵以攻秦折韩也，而驰于封内^⑩，不识从之一成恶存也^⑪。”

【译文】“从前秦国出兵攻打魏国的怀地，打败魏军，赵、齐、楚三国要去援救怀地，赵国大将赵奢、齐国大将鲍接为主将，楚国派出四个将领率兵跟随他们出征。当大军接近怀地时不去援救，当秦军撤退时又不去追击。不知道这三国是憎恨秦国怜惜怀地呢？还是憎恨怀地怜惜秦国？秦军进攻不去援救，秦军撤退又不去追击，因此知道这三个国家的军队疲劳困窘，赵奢、鲍接也无能为力！所以五个国家联合讨伐齐国，最终被齐国打败，割地给齐国。田单是齐国的良将，领兵称雄于国内十四年，然而终生不敢出兵进攻秦国，挫败韩国，只是称雄于国内，我不知道合纵联盟又怎么能够组成。”

【注释】 ①怀：魏地，在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。 ②服：败。 ③三国：赵、齐、楚三国。 ④赵奢：赵臣，曾率赵军大败秦军，被封马服君。鲍佞：作“鲍接”，齐将。 ⑤去：撤退。从：追击。 ⑥识：知道。 ⑦忘其：亡其，或者。 ⑧是以：后补“知”字。 ⑨故裂地以败于齐：一说五国联合攻打齐国，因为三国不去救援魏国怀地，最终为齐国打败，割地给齐国。指合纵不能成功。此说与文意不符，文字可能有误。如果作“故裂地以效于秦”，则通。效：献。 ⑩封内：国内。 ⑪恶：何，如何。

于是秦王解兵不出于境^①，诸侯休，天下安，二十九年不相攻。

【译文】于是秦王松懈了战备，军队不出国境，诸侯也都停止用兵，天下太平，二十九年没有互相进攻。

【注释】 ①解：同“懈”，松懈。

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

张仪为秦连横^①，说赵王曰^②：“弊邑秦王使臣敢献书于大王御史^③。大王收率天下以倭秦^④，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矣。大王之威，行于天下山东。弊邑恐惧慑伏^⑤，缮甲厉兵^⑥，饰车骑^⑦，习驰射，力田积粟，守四封之内^⑧，愁居慑处，不敢动摇，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^⑨。今秦以大王之力，西举巴蜀，并汉中，东收两周而西迁九鼎，守白马之津^⑩。秦虽辟远^⑪，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^⑫。今寡君有微甲钝兵^⑬，军于浞池^⑭，愿渡河逾漳^⑮，据番吾^⑯，迎战邯鄲之下。愿以甲子之日合战^⑰，以正殷紂之事。敬使臣先以闻于左右。

【译文】张仪为秦国推行连横策略，游说赵王说：“敝国秦王特派我来冒昧地向大王献上国书。大王率领天下诸侯来抵制秦国，秦军已经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了。大王威震诸侯。秦国恐惧慑服，只好修缮武器装备，整顿战车战马，操练骑射，努力耕作，囤积粮食，守卫四境之内的疆土，过着愁苦恐慌的生活，不敢轻举妄动，担心大王有意指责我们的过错。如今，秦国得大王之力，西面攻下巴蜀，兼并了汉中；东面收取东、西两周，据有国宝九鼎，镇守着白马要津。秦国虽然地处僻远，但是心怀愤怒已经很久了。现在敝国国君还有些破旧的铠甲、鲁钝的兵器，军队驻扎在浞池，希望渡过黄河，越过漳水，占据番吾，在甲子之日与赵军会战于邯郸城下，按照武王伐纣之事那样办理。秦王特派我先把此事敬告大王陛下。”

【注释】①张仪：说客，谋士。连横：秦国联合山东诸侯国攻打其他国家。②说：游说。赵王：赵武灵王，赵国第六君，公元前325～前299年在位。③弊邑：敝国。秦王：秦惠王。大王御史：古人对于国君不敢直接称呼，只称其手下人来替代，此处表面指国君的下属御史，实际指国君本人。④侯：同“宾”，对抗，抵制。⑤慑伏：慑服，因恐惧而服从或屈服。⑥缮：修缮。厉：同“砺”，磨。⑦饰：修整。⑧封：境，边界。⑨唯：同“惟”，思。督过：责备。⑩白马之津：白马口，渡口名，在今河南省滑县东北。⑪辟：同“僻”。⑫忿恚(yuān)：气愤。⑬微甲钝兵：破铠甲和钝兵器，此为谦卑委婉之辞。⑭军：驻扎。浞池：今河南省浞池。⑮河：黄河。漳：漳水。⑯番吾：今河北省邯郸南。⑰甲子之日合战：周武王伐纣是在甲子之日，此暗喻赵王如纣王。

“凡大王之所信以为从者，恃苏秦之计。荧惑诸侯^①，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欲反覆齐国而不能^②，自令车裂于齐之市^③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。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，而韩、魏称为东藩之臣^④，齐献鱼盐之地，此断赵之右臂也。夫断右臂而求与人斗，失其党而孤居，求欲无危，岂可得哉？今秦发三将军，一军塞午道^⑤，告齐使兴师度清河^⑥，军于邯郸之东；一军军于成皋^⑦，驱韩、魏而军于河外^⑧；一军军于浞池。约曰：四国为一以攻赵，破赵而四分其地。是故不敢匿意隐情，先以闻于左右。臣切为大王计，莫如与秦遇于浞池，面相见而身相结也。臣请案兵无攻，愿大王之定计。”

【译文】“大凡大王所听信的合纵策略，不过靠的是苏秦的计谋。苏秦蛊惑诸侯，颠倒是非，打算阴谋颠覆齐国而没有得逞，使自己在齐国的集市上被车裂而死。天下诸侯不可能结成联盟，已是显而易见的了。如今楚国与秦国结为兄弟友邦，而韩、魏两国臣服于秦国，成为秦国东面的属国，齐国贡献

盛产鱼、盐的土地,这等于断了赵国的右臂。断了右臂还想要与人相斗,失去盟国孤立无援,要想没有危险,这怎么可能呢?如今秦国派出三路大军,一路把守午道,通知齐国派出大军渡过清河,驻扎在邯郸以东;一路驻扎在成皋,驱使韩、魏两国驻军在河外;一路驻扎在浞池。四国订立盟约:四国结成联盟进攻赵国,攻破赵国而瓜分它的土地。因此我不敢隐瞒真情,事先通知大王陛下。我为大王考虑,不如和秦王会晤于浞池,当面对面相见,亲自缔结邦交。我可请求秦王按兵不动,不进攻赵国,希望大王裁决。”

【注释】 ①灾惑:蛊惑,惑乱。 ②反覆:颠覆。 ③车裂:古代酷刑,类似于五马分尸。 ④东蕃之臣:东面的属国,古代称分封及臣服的国家为藩国。蕃:同“藩”。 ⑤午道:今山东省聊城西。 ⑥清河:济水。度:同“渡”。 ⑦成皋:在今河南省荥阳县。 ⑧河外:今河南省西北部黄河以南地区。

赵王曰:“先王之时,奉阳君相^①,专权擅势,蔽晦先王^②,独制官事^③。寡人宫居,属于师傅,不能与国谋。先生弃群臣^④,寡人年少,奉祠祭之日浅^⑤,私心固窃疑焉。以为一从不事秦^⑥,非国之长利也。乃且愿变心易虑,割地谢前过以事秦^⑦。方将约车趋行^⑧,而适闻使者之明诏。”于是乃以车三百乘入朝浞池,割河间以事秦。

【译文】 赵王说:“先王在位的时候,奉阳君为相国,专擅权势,蒙蔽先王,独断专行。那时寡人深居宫中,由师傅教诲,不能参与国政。先王逝世的时候,寡人还年轻,执政的时间还不长,内心对于合纵也是有疑虑的。认为诸侯合纵而不亲善秦国,不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。于是才重新考虑,另定政策,对过去的事情割地赔礼,来与秦国交好。正要派车前往,适逢贵宾到来,使我能够领受明教。”于是赵王率领三百辆兵车,到浞池去朝见秦王,割让河间的土地献给秦国。

【注释】 ①奉阳君:李兑,在赵国专权。 ②蔽晦:蒙蔽。 ③独制:独断。官事:国政,国家大事。 ④弃群臣:离开人世。 ⑤奉祠祭:指执掌国政。 ⑥一从:合纵。 ⑦割地:割地。谢前过:为以前的过错道歉。 ⑧方将:正要。约:备。

武灵王平昼闲居

武灵王平昼闲居^①,肥义侍坐^②,曰:“王虑世事之变,权甲兵之用^③,念简、襄之迹^④,计胡、狄之利乎^⑤?”王曰:“嗣立不忘先德^⑥,君之道也;错质务明主之长^⑦,臣之论也。是以贤君静而有道民便

事之教^⑧，动有明古先世之功^⑨。为人臣者，穷有弟长辞让之节^⑩，通有补民益主之业。此两者，君臣之分也。今吾欲继襄主之业，启胡、翟之乡^⑪，而卒世不见也^⑫。敌弱者，用力少而功多，可以无尽百姓之劳，而享往古之勋。夫有高世之功者，必负遗俗之累；有独知之虑者，必被庶人之恐^⑬。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，而世必议寡人矣。”

【译文】赵武灵王平日在家闲坐，肥义在旁陪侍，说：“大王考虑过当今形势的变化，衡量过军事力量的使用，追念过要完成先主简子、襄子的业绩，算计过消灭胡人、狄人的利益吗？”赵王说：“继承王位，不忘记先主的功业，这是国君应该做的；为国君服务，力图使君主的长处发扬光大，这是大臣应该明确的。所以贤明的国君平时要制定教导人民、便利国事的政令，战时要建立超过古代、高出今世的功绩。做人臣的，不得志的时候要有尊敬长辈、谦恭辞让的品德，得志的时候要有造福人民、辅助国君的业绩。这两点，是国君和人臣的本分。现在我想继承襄主的事业，开发胡人、狄人的乡土，这些恐怕一辈子也不会被人了解。以弱小为敌，用力少而功效大，不会使人民精疲力竭，又可以享有前人那样的功勋。建立盖世功业的人，必然会遭到一般人的议论和反对；有独到见解的人，必然会遭到世俗人的抱怨。现在我想教导百姓穿着胡服，学习骑马射箭，世人肯定会议论我。”

【注释】武灵王：赵国第六君，公元前325～前299年在位。平昼：平日。闲居：在家闲坐。②肥义：赵臣。侍：伺候，陪伴。③权：权衡，衡量。④简、襄：赵简子、赵襄子，为赵国的祖先。迹：脚印，指功业。⑤胡、狄：中国古代对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。

⑥嗣：继承。⑦错质：古代臣子向君主献礼，表示献身于君，为君主服务。错：置。质：贽，礼品。⑧静：安定，指无事之时，平时。道民：教导民众。便：成。教：令，政令。

⑨明古：明于古，超过古代。先世：先于世，高出世上。⑩穷：落魄，不得志。弟：同“悌”，尊敬兄长。长：长辈。⑪启：开发。翟：即狄。⑫见：知。⑬恐：当作“怨”。

肥义曰：“臣闻之，疑事无功，疑行无名^①。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^②，殆毋顾天下之议矣^③。夫论至德者，不和于俗，成大功者，不谋于众。昔舜舞有苗^④，而禹袒入裸国^⑤，非以养欲而乐志也^⑥，欲以论德而要功也^⑦。愚者暗于成事^⑧，智者见于未萌，王其遂行之。”王曰：“寡人非疑胡服也，吾恐天下笑之。狂夫之乐，知者哀焉；愚者之笑，贤者戚焉。世有顺我者^⑨，则胡服之功未可知也^⑩。虽驱世以笑我^⑪，胡地中山吾必有之。”

【译文】 肥义说：“我听说，谋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，行动瞻前顾后就没有成果。现在大王既然已经下定决心，就准备接受世人的议论，不要对世人的议论有所顾虑。评论德行高的人，不附和世俗之论；建立伟大功业的人，不与众人谋划。从前舜帝跳苗族的舞蹈，禹帝赤裸进入落后的原始部落，并不是放纵情欲，欢娱心意，而是随俗而行，是为了建立功业。愚昧的人看不清已经成功了的事，聪明的人在事情萌芽状态就能觉察到。大王就按照您的心意行事吧！”赵王说：“我并不是对实行胡服有什么疑虑，而是担心人们讥笑我。狂人喜欢的，聪明人却为此悲哀；愚人嘲笑的，贤者却为此忧伤。世上如果有赞同我的，那么实行胡服的功效是无法估量的。即使举世都嘲笑我，但胡地和中山国必然为我所有。”

【注释】 ①名：成。 ②即：就。负遗俗之虑：接受世俗的议论。 ③殆：必，一定。毋：不要。顾：顾虑。 ④舜：相传为古帝。有苗：古时中原西部一民族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：“当舜之时，有苗不服。乃修教三年，执干戚舞，有苗乃服。” ⑤禹：相传为古帝。袒：赤裸，不穿衣服。裸国：落后的原始部落。 ⑥养欲：纵欲。养：长，滋生。 ⑦要：求。 ⑧暗：不明。 ⑨顺：赞同，同意。 ⑩胡服之功：实行胡服的效果。 ⑪驱世：举世。

王遂胡服。使王孙縠告公子成曰^①：“寡人胡服，且将以朝^②，亦欲叔之服之也。家听于亲，国听于君，古今之公行也。子不反亲，臣不逆主，先王之通谊也^③。今寡人作教易服^④，而叔不服，吾恐天下议之也。夫制国有常^⑤，而利民为本；从政有经^⑥，而令行为上。故明德在于论贱^⑦，行政在于信贵^⑧。今胡服之意，非以养欲而乐志也。事有所出^⑨，功有所止^⑩。事成功立，然后德且见也。今寡人恐叔逆从政之经，以辅公叔之议^⑪。且寡人闻之，事利国者行无邪^⑫，因贵戚者名不累^⑬。故寡人愿募公叔之义^⑭，以成胡服之功。使縠谒之，叔请服焉。”

【译文】 于是赵王下令全国改革服装，实行胡服。赵王派王孙縠告诉公子成说：“我推行胡服，而且要穿胡服上朝，希望兄弟也能这样做。在家听从父母，在朝听从国君，这是古今公认的道理。子女不违背父母，臣子不违背国君，这是先王基本的道理。现在我下令全国改革服装，而你不穿胡服，我担心天下人会有议论。治理国家有一定的法则，要以有利于人民为根本；治理国政有一定的原则，以命令能够通行为首要。所以，建立出色的政绩必须为百姓着想，贯彻政令必须使贵戚以身作则。现在推行胡服的用意，并非为了

放纵情欲,欢娱心意。凡事有了开始,成功也就有了基础。事情完成,功业建立,政绩就会显现出来。现在我担心兄弟违反从政的原则,所以说了这些供您考虑。而且,我听说:办事只要有利于国家,做就不会有错;借助贵戚的力量,号令实施就不会受到阻碍。所以寡人希望得到您大义的支持,以促成这次改穿胡服的成功,派王孙縡去拜见您,请您改穿胡服。”

【注释】 ①王孙縡(xiè):赵国贵族。公子成:赵肃侯之子,赵武灵王之弟。 ②以朝:穿胡服上朝。 ③通谊:通行的道理。谊:同“义”,道理。 ④作教:下令。 ⑤制国:治国。常:法则,常规。 ⑥经:常法,原则。 ⑦明德:显著的政绩。论:知道。贱:指百姓。 ⑧行政:贯彻政令。信:臣子服从命令。 ⑨出:始。 ⑩止:基础。 ⑪辅:帮助。议:考虑。 ⑫邪:错误。 ⑬名:指号令。累:破坏。 ⑭募:求。

公子成再拜曰:“臣固闻王之胡服也,不佞寝疾^①,不能趋走^②,是以不先进^③。王今命之,臣固敢竭其愚忠。臣闻之,中国者^④,聪明睿知之所居也^⑤,万物财用之所聚也,贤圣之所教也,仁义之所施也^⑥,诗书礼乐之所用也,异敏技艺之所试也^⑦,远方之所观赴也,蛮夷之所义行也^⑧。今王释此^⑨,而袭远方之服,变古之教,易古之道,逆人之心^⑩,畔学者^⑪,离中国^⑫,臣愿大王图之。”

【译文】 公子成再次拜谢说:“我已听说大王在全国推行胡服,可是不才卧病在床,不能去拜见君王,所以没有事先进谏。大王如今下了命令,我一定尽我的一点愚忠。我听说,中原地方,是聪明睿智的人居住的地方,是一切财产货物聚积的地方,是贤君圣主实行教化的地方,是仁义道德施行的地方,是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发挥作用的地方,是高超先进的技艺推广使用的地方,是远方国家观摩向往的地方,是四方少数民族效仿的地方。如今大王放弃这些,而袭用远方地区的服装,改变古人的教导,更改古代的办法,违背人们的心意,背叛学者的教诲,抛弃中原传统,我希望大王考虑一下。”

【注释】 ①不佞:自我的谦称。寝疾:卧病在床。 ②趋:小步快跑。 ③先:事先,及早。进:进言,进谏。 ④中国:中原地带。 ⑤睿知:英明有远见。知:同“智”。 ⑥施:施行。 ⑦异:特殊。敏:极。试:用。 ⑧蛮夷:落后的民族。义行:效仿,奉为楷模。义:同“仪”,法则。 ⑨释:放弃。 ⑩逆:违反。 ⑪畔:同“叛”,违背。 ⑫离:去,抛弃。

使者报王。王曰:“吾固闻叔之病也。”即之公叔成家^①,自请之曰^②:“夫服者,所以便用也;礼者,所以便事也。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^③,因其事而制礼^④,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^⑤。祝发文

身^⑥,错臂左衽^⑦,瓠越之民也^⑧。黑齿雕题^⑨,鯀冠秫缝^⑩,大吴之国也。礼服不同,其便一也。是以乡异而用变^⑪,事异而礼易。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,不一其用^⑫;果可以便其事,不同其礼。儒者一师而礼异^⑬,中国同俗而教离^⑭,又况山谷之便乎^⑮?故去就之变^⑯,知者不能一^⑰;远近之服,贤圣不能同。穷乡多异,曲学多辨^⑱,不知而不疑,异于己而不非者^⑲,公于求善也。今卿之所言者,俗也。吾之所言者,所以制俗也^⑳。今吾国东有河、薄洛之水^㉑,与齐、中山同之,而无舟楫之用。自常山以至代、上党^㉒,东有燕、东胡之境^㉓,西有楼烦、秦、韩之边^㉔,而无骑射之备。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,求水居之民^㉕,以守河、薄洛之水;变服骑射,以备其参胡、楼烦、秦、韩之边^㉖。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^㉗,以及上党,而襄主兼戎取代^㉘,以攘诸胡^㉙,此愚知之所明也^㉚。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,侵掠吾地,系累吾民^㉛,引水围鄯^㉜,非社稷之神灵,即鄯几不守。先王忿之,其怨未能报也。今骑射之服,近可以备上党之形,远可以报中山之怨。而叔也顺中国之俗以逆简、襄之意,恶变服之名^㉝,而忘国事之耻,非寡人所望于子!”

【译文】 使者把公子成的话禀报赵武灵王。武灵王说:“我已经听说兄弟生病了。”立刻前往公子成的家,亲自告诉公子成说:“衣服是为了穿起来方便,礼仪是为了做事情方便。因此圣人考察当地民情而因地制宜,根据不同情况制定法度,以此来便利百姓,富强国家。披散着头发,身刺花纹,裸露臂膀,左开衣襟,这是瓠越民族的风俗。染黑牙齿,额上刺花,戴鱼皮帽,穿粗布衣,这是吴国的风俗。礼节服饰虽然不同,但是求得方便却是一致的。所以习俗不同做法就有变化,情况不同礼法也就有所改变。因而圣人主张,只要对人民便利,就不统一风俗习惯;只要对事情便利,就不统一礼法。儒家出自同一师法,礼制却不相同,中原的风俗一样,教化却不相同,何况处在深山野外的人怎能不因地制宜呢!因此对事物的选择取舍,聪明人也不能使它统一;不同地域的服饰,圣人也不能使它一致。穷乡僻壤多奇风异俗,见识浅陋的学者多诡辩。自己不了解的不要去怀疑,对不同于自己的意见,不要加以排斥,这才是大公无私的求善之心。现在您所说的是传统习俗,而寡人所说的是革新习俗。我国东有黄河、漳水,和齐国、中山共有,但是我们没有船舶可以使用。从恒山一直到代郡、上党之间,东面和燕国、东胡接壤,西面和楼烦、秦国、韩国为邻,但我们没有骑马射箭的装备。所以寡人要准备